



牛津 —— 英国 —— 通史

[英] 肯尼思·O. 摩根 主编

商务印书馆

牛津英国通史

[英] 肯尼思·O. 摩根 主编

王觉非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北京

034097

Edited by Kenneth O. Morga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First Published in 1984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翻译

2090 / 19

NIÚJĪN YĪNGGUÓ TŌNGSHĪ

牛津英国通史

[英] 肯尼思·O. 摩根 主编

王觉非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325-9/K·258

1993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17千

印数 0 1400 册

印张 21 5/8 插页 6

定价：14.80 元

译 序

自从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特里威廉的《英国史》(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钱端升译)中译本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段时间,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历史科学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英国历史的论著大量出版,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段时间,新的资料,新的观点,不胜枚举,可以说,英国历史上每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已被不同程度地改写过了。特里威廉的上述著作出版后,曾风靡一时,备受推崇,但是现在,其中许多内容已被一些历史家视之为“陈词滥调”,应该束之高阁了。虽然我们认为,特氏之作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它的丰富的想象、优美流畅的文辞,仍然令人赞赏,即使书中的观点,也有个别能够发人深思、足资借鉴之处。但是从历史科学角度来看,它确实显得陈旧了,其基本内容很多都已不足为据。所以,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很需要一本能反映历史科学新成就的英国史。

但是,近几十年在英国及欧美一些国家所出版的英国史,大多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专著。在通史方面,除了原来的多卷本牛津英国史,近年来所出版的几套英国史也是多卷集的(如纳尔逊8卷本《英国史》、阿诺尔德10卷本《新英国史》、朗曼11卷本《英国史》等)。这些多卷本的英国史,实际上与断代史无多大区别,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不太实用。至于单卷本的英国史,除了一些小册子之外,只有克拉克的《英国史概述》等少数几本。克拉克的书本来已受商务印书馆之约,组织力量翻译完毕,但正当校改之际,收

到了爱丁堡大学哈里·迪金森教授(Harry Dickinson)寄来的这本由肯尼思·摩根主编的《插图本牛津英国史》(现译为《牛津英国通史》),这书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于是就决定将克拉克的书暂时搁置,而着手翻译此书。

本书涵括自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到1984年它出版时为止的约两千年的英国历史,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通史”。在地区范围上,它也克服了以前许多英国通史只叙述英格兰历史的缺陷,而把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历史也放到适当地位,给予相当的篇幅,比之同类的著作更为完备。同时,它的重要特点还在于:不仅扼要叙述了两千年来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发展,而且对各时代的英国社会状况、文化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等一一加以论述,使人读后,不仅对政治人物的活动、典章制度的制订、战争的进程、公开或秘密的外交周旋、折冲等有所了解,而且对各时代英国社会各方面的五光十色的现象,诸如足球、板球比赛,甲壳虫乐队的兴起,蓄长发的时尚,避孕、堕胎现象,以及广播、电影、电视的传播和影响等,得到生动的印象;历史不再是人物、事件的堆砌和年代、数字的排列,而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社会洪流蜿蜒曲折、不断汹涌向前的进程。

执笔的十位历史学家,包括三位威尔士学者和二位苏格兰学者,都是他们所担任撰写章节方面的专家,他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把自己以及别的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使此书基本上反映了英国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水平。

由于这本书具有许多公认的优点,在它出版之后,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短期内销售额就超过了15万册,成为当年英国出版的历史书籍中最畅销的著作。许多报刊也发表书评赞扬该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甚至说:“无疑,在今后的一个世纪,这书将成为单卷本英国史的标准读物”。

不过，历史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今天的成就，对以前来说，可能是标志着一个新水平，但对今后来说，却只能是一个新起点，我们不能期望一本历史著作能够达到历史科学发展的极限。更何况，当前关于英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仍处于争论不决的过程中。举例来说，关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350年以来，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又兴起了关于乡绅问题、长期议会议员的社会成份和阶级成份问题、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等问题的争论，至今尚未得到一致公认的结论。最近十年，又有一批所谓“修正派”的历史学家，纷纷提出一些新论点，彻底否定了以前历史学家，包括辉格派、社会学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论点，声势正盛，影响很大；本书的有关章节也是按照这种观点撰写的。这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研究整理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为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反驳，争论又围绕着新的中心继续发展，所以我们对书中的一些论点，也只能看成是一家之言，不能当作不可变易的定论。

至于有些评论者所提出的本书的另一缺陷，即主编者在序言中的申明并未完全实现，书中对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历史的叙述仍不够充分。这一点，我们认为对本书著者未可厚非。历史著作应反映历史事实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形式上以同等份量和篇幅平均分配给各地区、各民族。

原书包括约250幅插图，其中24幅为彩色，另有18幅历史地图。中译本限于篇幅，只选择其中一些较重要者刊载^①。

全书翻译分工如下：

^① 中译本共选用黑白图片41幅，系由梁一选定；图片说明及王朝世系表也是由梁一补译的。——编者

编者前言、第六章	王觉非
第一、二章	颜玉强
第三、四章	姚永彩
第五章	许希宁
第七、八章	左宜
第九章	陈祖洲、吴明
第十章	黄绮静

大事年表由许希宁翻译。历届首相年表和索引由颜玉强翻译、整理。

王觉非

1989年·南京

目 录

编者前言	(1)
第一章 罗马不列颠时期(约公元前 55 — 约公元 440)	彼得·萨尔韦(8)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约 440 —1066)	约翰·布莱尔(59)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1066—1290).....	约翰·吉林厄姆(117)
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1290—1485)	拉尔夫·A. 格里菲斯(181)
第五章 都铎时期(1485—1603).....	约翰·盖伊(239)
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1603—1688).....	约翰·莫里尔(307)
第七章 十八世纪(1688—1789).....	保罗·兰福德(373)
第八章 革命和法治(1789—1851).....	克里斯托弗·哈尔维(436)
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时代(1851—1914)	H. C. G. 马修(484)
第十章 二十世纪(1914—1984).....	肯尼思·O. 摩根(542)
附录	
一 大事年表	(607)
二 王朝世系表(插页).....	(628—629)
三 历届首相(1721—1984)	(629)
索引	(631)

编者前言

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乃至独一无二的特色，早已被国外的观察家和国内的评论家所公认了。海外来的访问者，从15世纪遍布各地的威尼斯的大使们，经由伏尔泰、托克维尔等知识界的人士，直到20世纪美国的新闻记者，都深信英国社会具有其特别的性质。这一观点同样也为近代英国本国的编史家，如温斯顿·邱吉尔和乔治·奥威尔^①这两个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上彼此对立、但都是爱国者的人所采纳。但是，讲一讲英国人的“英国精神”是比较容易的，去给它下个定义却很困难，更不用说去对它进行解释了。除极少数人外，那些企图对它的性质进行概括的人，顶多只能说是勉强地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G.M.特里威廉的杰出的、概括性的《英国史》；该书主要是写给英国人看的，1926年出版。特里威廉在此书中集中论述的主题是那些他认为英国在许多世纪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经验——在地理上与欧洲大陆分割开来及因而造成的在海权上的中心地位；巨大的社会流动性和封建制度很早解体，使工商企业易于产生；从乔叟和威克利夫时代起一往直前发展的连续不断的文化连续性；特别是那个对维多利亚后期的老自由主义者（像特里威廉等人）来说弥足珍贵的主题，即在经久不衰的议会制度和法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和法的长期演进。英国作为一个本身安全可靠而又充满活力、

^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年)，英国作家，曾在驻扎在缅甸的皇家警察部队服役，后转向社会主义。写有自传体散文《猎象记》、《绞刑》及政治论文《通向威根码头之路》等。——译者

外向型的岛国，逐渐走向向世界殖民并加以开化的道路。特里威廉的这些论题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同样，在 20 世纪后期这个更为痛苦和备受折磨、人们对民族和种族的陈旧偏见充满疑虑的时代，对特里威廉的论题也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如何去理解英国历史经验的主要实质仍然像往常一样迫切而又迷人。

本书的目的是分别剖析从最早的罗马时期到 20 世纪后期英国整个历史中那些主要的经验。书中对“民族性格”这一变化不定的概念将不予探讨，因为即使仅仅考虑英吉利一个民族，这个问题也将是难以解决的，同时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等不同的传统包括进来，问题就几乎不可能解决了。本书宁可去理清这些大不列颠岛屿上世代相传的主要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智力和文化现象，这也是有经验的学者们试图去研究的问题。本书的插图，不仅仅是孤立的装饰品（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作为在阐述历史时对关键性历史事件予以解释性的重要资料。因而，所谓英国的“民族性格”问题，或它的缺少问题，只可意会，不可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留待读者自己去作出结论，并形成自己的见解。本书是由十名专业历史学家密切合作写成的，无疑是多位作者的集体成果。这样一种集体研究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单凭一位像特里威廉这样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就有能力和信心从容处理所有英国历史各个方面问题的时代，在 1914 年以后的若干时期中，也许已随着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起消失了。确实，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人物现在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在这本书中，英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由一位该领域的专家加以深入地探讨，不过，他总是将他的研究成果面向广大读者深入浅出地进行叙述。本书的基本前提是：它是论述大不列颠的历史，包括两个分开的、多种文化的岛屿，而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历史。事实上，在十位著者中有三位

威尔士人，两位苏格兰人，这可能有助于达到上述的目的！再者，关于英国在地理上和其他方面与欧洲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在书中经常提及，同时对英国与海外别的民族在经济、智力、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这些有助于形成各有关国家历史经验的事件也在多处说到。都铎时期以来，驱使着英国进行探险、殖民和征服的动力，逐步促成世界上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帝国的建立，同时也赋予英国历史发展一个外向型的外貌。在本书中，英国仍然以学生们所熟悉的岛国的面貌出现。不过自从罗马军团第一次到达以来，这个岛屿狭隘的孤岛性经常受到更为广阔的来自大陆欧洲和以后来自北美、非洲、亚洲和澳洲的转变过程的影响。

在这些章节中将显示，旧的陈词滥调如何被近代的学术研究成果所消除。12世纪中叶的“无政府”状态，玫瑰战争的混乱局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宁静，读者们所熟知的1066年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像瓦隆布罗萨^①的秋日黄叶一样消失了。再者，那种认为英国历史不像别的不十分幸运民族的历史一样，是没有波折、平静绵延发展起来的观念，也须严加斟酌。英国人民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有时是暴力的和革命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波折和急速的变化。从本书中可以看到，那种关于宁静的、平稳的演进过程的概念，即使就英格兰而言，更不用说凯尔特各民族混乱、四分五裂的历史，都是近乎神话的说法，只配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它就像关于从阿瑟^②时代以来许多世纪中存在“黄金时代”的浪漫故事一样的不足为信。

① 瓦隆布罗萨(Vallombrosa)，意大利中北部村镇，著名的修道院所在地和避暑胜地——译者

② 阿瑟(Arthur)，即阿瑟王，传说中凯尔特人的军事领袖，可能历史上实有其人，约生活于6世纪。曾率领不列颠人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他的名字后来被列入多种传说之中。——译者

正像彼得·萨尔韦在此书中所写的那样，在5世纪初罗马人最后撤退之前很久，罗马不列颠就呈现出经常的、交替发生的社会动乱和重新调整的景象。约翰·布莱尔描述了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王朝的混乱现象和城市生活的急剧发展，直到最后以哈斯丁斯的暴力冲突为终结。关于中世纪早期，约翰·吉林厄姆描绘了一个在法国和英国土地上发生的伴随着不断失败的征战传奇故事；与此同时，社会关系极度紧张，到了13世纪后期，它几乎已到了阶级战争的边缘。虽然阶级战争得以避免，但正如拉尔夫·格里菲斯所述，紧接着法国的长期战争之后，英国国内也出现了贵族骚乱，同时国内正从瘟疫和社会反叛中恢复起来。正像约翰·盖伊所揭示的，在后代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人看来，都铎时代是弥漫着金黄色光辉的时代，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标志却是，人口增长形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极度压力、宗教冲突以及外国入侵的威胁。这种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紧张关系遗留给了斯图亚特王朝，约翰·莫里尔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在这一世纪之中，尽管国内法纪废弛的现象有所减少，仍发生了两次内战，弑君、成立共和国、王政复辟、和一次革命，在每次事件之后，都出现了令人惶惑的、难以忍受的挥霍浪费。保罗·兰福德在有关章节中指出，乔治时代表面上的安定、繁荣和文化扩张，让位于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商业和技术上的爆炸性的骚乱，以及从美洲殖民地、共和制的法兰西传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爱德华·吉本，这个记述了安敦尼及其继承者的罗马帝国的温文尔雅的历史家，他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在他所钟爱的法国的雅各宾人群面前，从欧洲消失了，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根据克里斯托弗·哈尔维的解释，19世纪初期，英国确实设法避免了当时袭击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狂热，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结构和合法的社团方面产生的大规模的混乱现象，以及阶级关系上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分裂，这些情况使马克思异想天开地认为英国站在革命

的门槛上。正像H. C. G. 马修所指出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英国迅速地从世界博览会^①时的盲目自信走向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时代的烦恼之中，这时存在着社会紧张、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失常和民族不安全感。本前言著者所写的1914年以来这段历史，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破坏性极大的经济压力，英国被猛烈地夺去了在阳光下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英国历史并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界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和谐一致、一个接一个不断扩展的连续不断的历史，也不是一部从讲究身份地位走向互相协同的历史，而是一部富于戏剧性^{viii}的、五光十色的、而且常常是暴力的历史；这一古老的社会和文化被人类以往的政治、经济和智力的动荡和骚乱撕成碎块。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国曾是人类纷争的一个场所。

同时，在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还可以产生一种清晰的印象，尽管这种印象的确切含义为何还难以捉摸，这就是在罗马时期以后和诺曼底时期以后，一种“英国精神”总是留存了下来。这种“英国精神”的若干要素，无需细述也能在几个世纪之中追溯其踪迹。它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其中包括：在罗马入侵之后留存下来的凯尔特基督教特性；反映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小型画像和雕刻上的艺术繁荣；由诺曼底王朝和安茹王朝所创造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在14世纪的诗歌和建筑中出现的生动的英吉利民族意识；甚至在都铎王朝末期，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断增长的民族内聚力意识等。与此同时，那个伊丽莎白时代到处抛头露面的威尔士人约翰·狄伊^②，创造了一个含混的名词“大英帝国”，它也表明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同样，在麦考莱的那个著

① 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译者

② 约翰·狄伊(John Dee, 1527—1608年)，占星家和炼金术士，受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宠信。——译者

名的“保守的革命”——1688年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中,说明在17世纪的上层政治的底层仍存在着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在18、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社会安定,和工业、运输、交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发展,甚至在本世纪的政治、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民主进步,都使已明显存在的民族意识更为加强。在英国历史中,联合更胜于分裂,阶级战争,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事实上在中世纪后期并未发生过;而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近代工业时期会发生的暴力革命事件,幸而也未曾实现。英国人能够把早在17世纪的政治革命中和18世纪工业革命中的极度紧张状况加以消除、吸收。这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它说明了英国的制度和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根源,在我国的历史中,协同一致正像冲突一样,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浓厚的爱国主义,在许多世纪中以不同的方式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厄尔斯特人联合在一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来未能把坚忍不拔的、始终不屈不挠的南爱尔兰人包括进来。爱国主义思想的明白、公认的象征继续留存了下来,这就是:国王、议会、法律程序、帝国的遗产、鼓励个性和家庭生活的隐秘性,对娱乐和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集体热情等。但是,同样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也许是:不同意见的批评以及以它的另外形式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平等派、丹尼尔·笛福、威廉·莫里斯、R. H. 托尼、乔治·奥威尔等,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权力分配不均而斗争的自由战士。同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几乎是以一种宗教热忱献身于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精华,以及他们的历史和命运。当历史学家拿这种在许多世纪里的民族连续性来否定反复发生的中断和危机时,他也许能使英国人把他们的过去呈现在他们的前面,从而使他的观点为人所信服。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此书之后,更能明白地、清醒地、热情地理解甚

至热爱他们自己的社会、相邻的民族和国家，和他们所面对的世界，

肯尼思·O. 摩根

1983年11月于牛津

第一章 罗马不列颠时期

(约公元前 55—约公元 440)

彼得·萨尔韦

1 不列颠历史的开端

罗马统治不列颠时期，不列颠人口与其在中世纪人口高峰时期相当。罗马当时是统治着东从土耳其、西至葡萄牙、南自红海、北达泰恩河甚至更远的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四个世纪来，不列颠一直是这个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公元 43 年克劳狄发动征服不列颠战争之前，不列颠就与罗马发生了关系。即使在最后脱离了罗马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列颠仍是罗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章所探讨的就是这足足 500 年的不列颠历史。

不列颠社会的起源远在罗马统治不列颠以前。罗马人在不列颠见到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开始产生的。到罗马征服不列颠时，不列颠文化差不多要比罗马落后 1500 至 2000 年——不过，史前史学家对各种细节的争论还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在罗马征服前的铁器时代末期，不列颠社会的组织形式已经形成，十分类似于罗马人在西北欧发现的那些社会形态，并且已具备了我們概而称之为“凯尔特文明”的文化和语言形式。在罗马帝国未能涉足的一些不列颠地区，这种文明基本上保持不变；帝国疆域之内，凯尔特文明的基础仍然存在，但在各方面都罗马化了。总的说来，这与现代史上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的方法不同。

我们为什么不从罗马征服前来开始本书的叙述，或者如一些

现代作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将罗马不列颠包括在“史前史”里呢？原因在于，罗马不列颠时期和罗马征服之前有着质的区别。就我们必须十分依赖考古学而言，认为罗马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初期的情况也是这样——的研究属于史前史范畴有一定道理。然而，对不列颠这一时期的研究决不能仅仅依赖考古学，不能把对实物的解释和对文字材料的研究分割开来。的确，当时或者接近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数量难以与稍后时期相比，但这些材料已足以证明一些问题了。再者，我们可以接触到一个有文字社会的一度大而常规性的成果的非常可观的遗存，这些遗存一般仍是那个时代真实的载体，不像那些辗转传抄了许多世纪而得以幸存的希腊和拉丁文字资料那样带有不可避免的讹误。在不列颠发现的文字材料大多数是以碑文形式刻在石头上，也有其它形式，它们构成了研究罗马不列颠时期的主要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还包括制品上的商标，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虽少但正在日益增多的私人信件和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其它文献材料，以及普通人日常读写所遗留下来的遗物。罗马货币是罗马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对此研究是一件高深和困难的工作，但极有价值。政府掌握发行的通货不仅作为金钱，货币上的文字和肖像也是作为一种经常性群众宣传的强有力媒介，今天商业电视中反复出现的广告宣传就是这种方法的翻版。应该承认，城镇居民的阅读能力要比罗马化的乡村高而普及；但是军队中采取强制性培养阅读能力的做法，这种能力也是许多其它社会阶层必须具有的。它不像历史上其它时代那样被限制在少数人或者一个特别的阶级中。

罗马不列颠时期和前罗马不列颠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罗马不列颠社会是个有文化的社会；直到中世纪末，罗马不列颠的文化水平可能一直是最高。另外，与这种文化水平相关的是罗马不列颠已是个由法律条文所主宰的社会，尽管这些法律实行起来常常